

蘋果樹下

我的電影美好世界

劉若英

如果你喜歡看華語電影，我想金馬獎五十年算是一件大事。而我，不只喜歡看電影，也參與拍電影，因此便參加典禮是那麼累人的一件事，今年的金馬獎對我來說還是切身相關的。

有記憶以來，我就喜歡守在電視前看金馬獎。但小時候因為不是直播，節目通常都到晚上九點才開始。我那時的作息時間，根本摸不到最後男女主角揭曉，或者更準確的說，通常我都會看完開場就進入迷糊狀態，一路睡醒醒醒，直到最後被家人叫醒，強打精神等待高潮大獎頒發。

電視上的明星得獎人，我都熟悉卻不認識，但看著他們緊緊握著那隻金馬，襯上熟悉的主題配樂和激烈的謝辭，我還是會跟著熱淚盈眶。關上電視機後，我的精神有如迴光返照，我會站在鏡子面前，一字一句說出自己的得獎感言。這個時刻特別奇妙，七八歲的醜小丫頭，竟然有此雄心壯志。

有一年，長居海外的父親回台，告訴我有兩張金馬獎的門票，可以帶我去現場。那天開始，我突然覺得自己也是入圍者，滿心想像著當天的畫面。祖母為我買了條新裙及紅鞋，當天四點我已經穿著裝束，但因怕裙子坐皺，只能輕輕靠在床沿等待父親的召喚。六點，電鈴響了，我飛奔到門口，來的卻不是我那天生麗質的姐姐，燙了個法拉頭，身著曲線畢露的紅色洋裝，腳踏高跟鞋。我口中暗叫不妙，狐疑的問她：「你來幹嘛？」

「去金馬獎啊！爸爸說要帶我去的！」就在我不肯接受現實的同時，一翻跟著跨進來的繼母接了句：「你那麼小，啥都不懂，去了也白去，姐姐那麼漂亮，你爸帶她去多有面子啊。」這下連幫我張羅一切的父母都沉默了。我無力反抗，只是看著大仇恨的眼神看著他們。他們一行都不肯再踏出一步，只靜靜的用耳朵聽了一晚上的頒獎典禮。

我們家沒人從事影視工作，我也不算有何才藝天份，金馬獎為甚麼那麼重要，我始終沒搞明白。但人生，人生啊，總保留了一點不可思議的轉折。多年過去，我除了擁有屬於自己的邀請函，還曾經成為最佳女主角入圍者，雖然最終只得了個評審團獎，但家裏總算也安了座金馬獎座。而從影近二十年後，今年，我選成了評審。

我分別應邀當過威尼期影展、台北電影節、香港金像獎的評審，大抵程序還算熟悉。但是今年金馬格外折磨人，一來因為有太多朋友在參賽影片裏擔任各種職務，使得我任性與感性很難平衡；二來，同時擔任複選及決選的評審，需要連續十四天每天幾乎看五部電影，這對於再喜歡電影的人來說都是嚴酷的挑战。到了典禮當天，早上八點半就開進密室討論獎項，大會沒收所有評審手機，以防洩密，一直

到典禮結束。緊接著將近五個小時的頒獎過程，說不辛苦是騙人的。然而這的確是珍貴的學習經驗。兩梯次評審幾乎集結了華語電影各領域精英，都是老師級人物，每個人學有專精，各持己見，而願意聆聽意見，讓我有機會評獎的殘酷性，但這又是多麼珍貴的儀式，讓一群受尊敬的同行齊聚一堂，針對那怕是一部低成本又或者新導演作品，也必須從各個角度分析解讀。

確實，金馬只有一座，任何作品能擠進這個會議室，已屬榮幸，這並非安慰的話語，但花了兩個半小時爭辯才選出第一個獎後，我真是這麼感覺的。

我從一開始，台下的我開始起雞皮疙瘩，屏幕上回顧著過去五十年來的電影縮影。曾經那般的純樸的場景和面孔，伴隨著經濟起飛，鄉鎮進入城市，台灣電影從蓬蓬到沒落，港片大陸片的加入，一代代的明星風華湧現又淡出。我從屏幕裏看見了歷史，也看見了自己。原來，這就是電影的魅力，這就是八歲、從聲音自由窺入記憶的深處，我卻是從電影裏尋找自己的歸屬。

今年聚會請來許多久已離開銀幕的演員。我私底下聽說，很多前輩明星為了這一晚，積極的健身減肥，希望能以最好的狀態回到觀眾面前。我聽了很感動，忍不住在現場多看了幾眼，甚至數起金馬五十大幫這大家庭共減了多少公斤。唉，這說出了。其實整個典禮過程，我腦子出了。其實整個典禮過程，我腦子出了。其實整個典禮過程，我腦子出了。其實整個典禮過程，我腦子出了。

這給了我多大的鼓勵！就在我這尷尬的年紀！也許我昨天還在暗晴埋怨，為甚麼再也沒人像我馬小清那樣的浪漫喜劇了，但身處金馬十現場，我發現成就原來不在引領潮流，或一直鶴立雞群，而在保持電影人該有的氣度。我於是告訴自己，自己要繼續堅持誠心，堅持在專業領域走下去，年華老去不是事，體態改變也無礙，重要的是讓電影留下我生命的印記，讓電影教我保持優雅的姿態。

是的，但說到這，觀眾可能嫌我搞得太嚴肅了，電影對大多數人而言不過是休閒娛樂，甚麼再正經的獎，一到紅毯拼身材掛禮物的環節，我也變得那麼正經了。是的，這些我都懂得，也知道這些對典禮看頭的重要。但想起自己曾撐著睡眠等大獎揭曉的片刻，賭氣躲在房裏「聽」金馬獎的歲月，被關在會議室八個鐘頭只為不留遺憾的氣力，我還是想想，電影對於我們，不是作秀那麼簡單。那是我們的夢，我們的標準，我們的美好世界。

我以為身為電影人為榮。

我以為身為電影人為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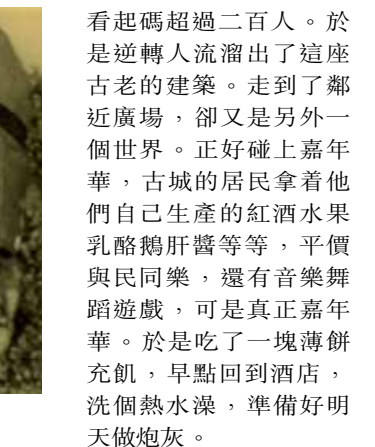
我以為身為電影人為榮。

我以為身為電影人為榮。

戰地兩女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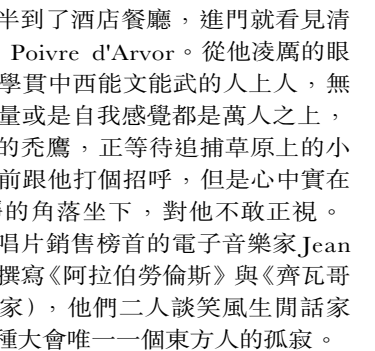
楊凡

話說一個半月前，王家衛導演來電，說是在法國南部古城有一個辯論盛會 Forum d'Avignon，集合了各地文化精英，本來他也應邀參加，但與金馬獎撞期，希望我能補缺。我把時間一算，那時正好也在羅馬，電影節結束之後，往巴黎休息兩天，再下南部也可，算是遊戲人生另一章，當時就一口答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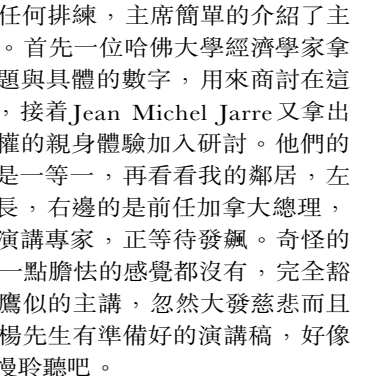
Leni Riefenstahl

等到資料寄了過來，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很正式的辯論會，簡介上的英文單字十個有六需要查字典，再看那研討的主題：「權力與文化」，嚴肅加使命，哪是吾等風花雪月之輩可招架得住？馬上打退堂鼓。但是王導演說，不用緊張，就當去趟風光明媚法國南部，向他們講一個十五分鐘的故事，發揮一下「楊凡時間」，做下國民外交，這不是你的專長嗎？本想再跟他辯論一下我不去的理由，但是想想那麼多難伺候的大明星，都逃不過王導的魔掌，我又算老幾，慚慚嘆氣，就乖乖地答應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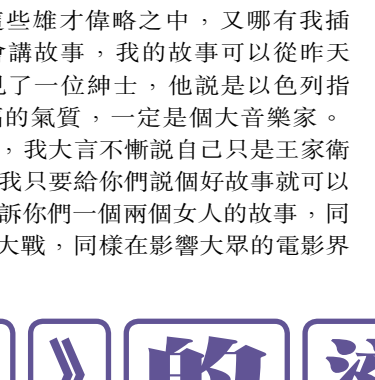
Nancy Sichel

既然是「權力與文化」，我偷懶與小聰明的本性把這五字加多數字：「權力下的電影文化」就成題目。王導聽了也說不錯，那就應該找張敏儀陶傑這些能幹的文膽，替我想，擔保沒錯。去歐洲之前，喝個茶，再詳細聊聊。然而這兩個月，我就沒敢再給王導打電話，怕是再聊下去，平白給自己增添壓力，何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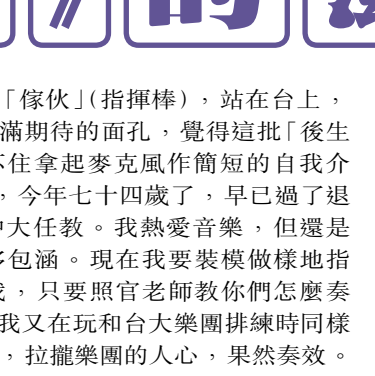
Jean Michel Jarre

基本上權力鬥爭的後果就是戰爭，不用武器的戰爭就是統戰，統戰最好的工具就是電影，而電影肯定就是集各類文化而成的第八藝術。於是想到李香蘭和德國女導演蘭妮 Leni Riefenstahl，她們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與德國的統戰工具，在電影文化的旗幟下，同樣論為政治權力的統戰工具，唯一分別，一個被動另位主動。Bingo！就是這樣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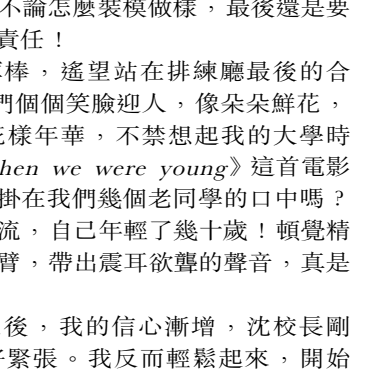
Jean Michel Jarre

於是在羅馬電影節的那段時間內，用我有限的英語詞彙，居然完成講稿。透口氣後，第一時間聽從王導意見，將稿件寄給張敏儀大姐指正，張大姐回郵說不用改，反正法國人的英文也好不到哪裏去，我當然沒告訴她這個辯論會的性質，免得大家徒增壓力。於是大膽地在嚴寒的十一月二十一號，到了巴黎最美的里昂火車站，在那百年不變的豪華餐廳喝了杯紅酒，登上大會的專用火車，啟程往南部古城 Avignon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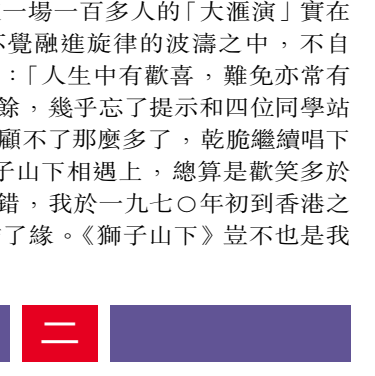
Jean Michel Jarre

在參加這個辯論會之前，只知道這不同於五光十色的影展，到了車站一看，果真個個都是銀髮一族，嚴肅中帶樸實，明顯知識分子路線。坐進車廂裏面，不設對號，大會廣播鼓勵諸位與鄰座自我介绍結善緣，倒是發揮「楊凡時間」的好機會。車上不斷的廣播這次辯論會的主題「權力與文化」，確實在嘉賓臉上也看到這標語的具像。遇到了幾位亞洲常客，講到香港，他們都說認識李先生胡先生和邵先生，順道問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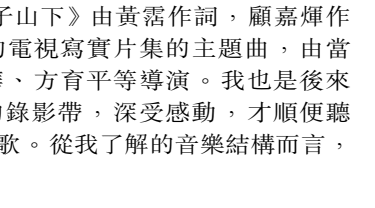
Jean Michel Jarre

認識他們嗎？我說你看我像認識他們的人嗎？翻了一下參加辯論會諸公的履歷，不是某公司的總裁，就是某國的文化部長，或是某國前任總理，頗有來頭，翻到了最後一頁的我，雖然也填的滿滿，係也水，自己知。



Jean Michel Jarre

到了 Avignon 下了火車，大會派了七八座旅遊大巴，將眾人送到不同的酒店。剛把行李放下，臉都來不及洗，就得趕到會場參加開幕式暨第一場辯論會。主席 Nicolas Seydoux 簡單而瀟灑的致辭之後，絲毫不浪費時間第一場辯論馬上開始。主持人是一位加拿大法國籍的名嘴兼作家女士，姓氏 Bombardier，不知是真名巧合還是刻意取的藝名，直接繙譯就是轟炸機或炸彈。參加辯論的三位也都絕對不是省油的燈，一位來自阿聯的銀行家，另外一位來自印度也是銀行家，第三位就是經濟學家，三位都沒有備稿，卻是口若懸河，雄才偉略，完全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。但是那位轟炸機女士更加犀利，對辯論者所提問題一個比一個尖銳，在討論完世界經濟大問題之後，臨時加插一段回教女權問題，和阿聯首代表當眾短兵相接，火藥味十足，接著座下聽眾印度影視大亨成龍的朋友（他對我說的）亦加入戰場，着實替大會的開幕增加不少氣氛。



Jean Michel Jarre

看了這第一場的辯論會，終於證實自己來錯了地方。這批精英腦筋靈活精力充沛，口舌方面更是訓練有方身經百戰臨危不亂不低頭，從他們的話語口氣中，肯定對權力有特別的好感，而對文化又有多方面的認識，最重要的，他們不用起稿，隨時都可以講上半個鐘頭。看明天早上李香蘭和蘭妮 Leni Riefenstahl 怎樣保佑你！



Jean Michel Jarre

巴黎的天氣本來又濕又冷，沒想到法國南部的風更大，西北風吹在臉上像是刀割，啥子護膚品都沒用。幸好大會晚餐的地點就在辯論會場隔壁，本來在火車上就沒吃好，七點過後肚子就好像打鼓一樣。到了餐廳，簡直就像進進了《哈里波特》的佈景，中世紀古堡建築，二十多張長條形的餐桌，上面擺放了整套的餐具，菜單和每個人的名牌都排放妥當，本以為是簡單自助餐，原來是正式的法國大餐。馬上想起近年給自己立下的規矩，用餚絕不超過六人，這排場一

指揮《獅子山下》的滋味

李歐梵

人到老年，我的音樂嗜好有增無減。我任教的中文大學，為了慶祝建校五十周年紀念，籌備了一場名曰「承襲、傳音」的音樂會，竟然請我指揮一場最後一個大匯演節目：《獅子山下》，我當然答應，但言明在先，我這是來客串做「秀」的，就像我在幾部影片中跑龍套一樣。

我豈可膽怯？我拿出「傢伙」（指揮棒），站在台上，看到無數個活潑又充滿期待的面孔，覺得這批「後生仔」實在可愛，禁不住拿起麥克風作簡短的自我介紹：「我名叫李歐梵，今年七十四歲了，早已過了退休年齡，目前還在中大任教。我熱愛音樂，但還是外行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。現在我要裝模做樣地指揮了，你們不要管我，只要聽官老師教你們怎麼奏就怎麼奏……」原來我又在玩和台大樂團排練時同樣的把戲：先厚顏無恥，拉攏樂團的人心，果然奏效。然而自己心裏知道，不論怎麼裝模做樣，最後還是要負起演奏成功與否的責任！

於是我舉起指揮棒，遙望站在排練廳最後的合唱團，看到他（她）們個個笑臉迎人，像朵朵鮮花，向我盛開，好一般花樣年華，不禁想起我的大學時代——《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》這首電影主題歌的調子不是長掛在我們幾個老同學的口中嗎？就在那一刻，時光倒流，自己年輕了幾十歲！頓覺精神百倍，大力揮舞雙臂，帶出震耳欲聾的聲音，真是過癮！

演練了一兩次之後，我的信心漸增，沈校長剛好趕到，對我說他好緊張。我反而輕鬆起來，開始享受指揮的樂趣，這一場一百多人的「大匯演」實在壯觀，自己也不知不覺融入旋律的波濤之中，不自覺地也跟着唱了起來：「人生中有歡喜，難免亦有淚……」自鳴得意之餘，幾乎忘了提示和四位同學站在後面的沈校長。也顧不了那麼多了，乾脆繼續唱下去：「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，總算歡笑多於酸……」一點也不錯，緣於一九七〇年初回香港後，就和這塊土地結了緣。《獅子山下》豈不也是我自己的歌？

眾所周知，《獅子山下》由黃霑作詞，顧嘉輝作曲，原是八十年代的電視寫實片集的主題曲，由當年的新銳導演許鞍華、方育平導演。我也是後來看了片集中的幾部的錄影帶，深受感動，才順便聽到這首羅文主唱的名歌。從我了解的音樂結構而言，全曲到了中段「同舟人誓相隨，無畏更無懼」是第一個高潮，合唱團的女聲部以高音「啊，啊」配合，帶動高揚的情緒；中段重複兩次，然後才進入最後的「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」。唱完後樂隊以最強（ff）的和聲結束。合唱團在中段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，但不要為主唱者「墊底」，而且更要把歌詞的韻味帶出來。中大合唱團在友人（也是發燒友）朱振威領導下，士氣如虹，無人入數太少（只有三十人），音量不足。在排練的課室聽到的聲音尚能罩住樂隊，但到了真正演出場地文化中心音樂廳的舞台上，聲音的投射就嫌單薄了。十一月二十二日晚公演前，第二次排練，我只要求大家到高潮段落把最響亮的聲音唱出來，才能帶動台下聽眾的共鳴。我們又準備好 encore，把全曲再唱一次，而且與台下聽眾一起唱。結果不盡理想，聽眾中似乎和之寥寥，可能都是來自較年長的校友，難道現在的香港人把這首歌早已忘了？！後來在錄音中還是聽到合唱的聲音，不無安慰。

表演那晚，我毫不緊張，和幾年前在台北指揮時的感覺大不相同。然而，前一晚我還是睡不好，午夜夢迴，久久不能入眠，腦子念念不忘樂譜中的各種強弱符號，還有最後的漸慢，中間各聲部進入時如何用左手提示……然而想得太周到，現場演出時還是不行，這就是有專業訓練和業餘人士的區別。也罷，不出錯就算成功。公演前六點半再練排一次，我已經胸有成竹，只花少許時間講解，全曲再演一次就結束了。（記得卡拉揚帶領柏林愛樂到紐約演出時，因為演出是日上午多排練了一次，樂隊反而疲乏，奏不出第一流水準）。看到沈校長默默坐在舞台旁邊不停看譜溫習，敬業精神，令人佩服。演出前不久的，我對校長說：「你儘管放膽唱吧，讓大家都聽不到你的聲音！」果然奏效。在演出時我從頭到尾飄飄然，如幻如真，感覺不到台下觀眾的反應，據說掌聲雷動，在溫馨的氣氛中，又重唱了一次。音樂會圓滿結束。事後老婆譏笑我：這一次比上一次好，台上表現風度十足。只聽這一句，我就樂了老半天，趕緊把校友的獻花轉送給老婆。

那一晚，我睡得很舒服。

讀」，才發現是經過作曲家黃學楊改編的，原曲的旋律未動，但合唱和管弦樂部份似乎加了不少料。我急壞了，趕快請內兒到坊間各唱片行去找此曲的 CD 或 DVD，他走遍九龍鬧區，最後終於找到一套藍光碟的卡拉 OK（輝煌寶麗金出品），內中果然有羅文和一個外國樂隊合演的《獅子山下》，螢幕上有歌詞，而且開始時還有指揮的一兩個鏡頭，足夠了。先領悟羅文的韻味，其他從樂譜上找靈感。

於是我一遍又一遍的看，歌詞是廣東話，我一時記不全，但無所謂，有原譜可以參考。何況在台上獨唱不是我的事，重擔落在校長沈祖堯教授身上，而且連他也要聽我指揮，在這三分半鐘我就是太上皇！一股莫名的自滿湧上心頭，難怪作指揮那麼威風。我做不了卡拉揚，但至少要有這三分半鐘可以揚眉吐氣一番。於是我每天死拼樂譜，即便看不太懂，照樣孜孜不倦地硬啃。只見這八頁譜上註明各種豆芽音符，還有不下三十種中西樂器，洋洋大觀，逼近暗喻服作曲家黃學楊先生的能耐，虧他畫出這麼多符號來，而且看來井井有條。然而我哪裏看得懂？只能先去摸索小提琴部份，因為我幼時學過小提琴，尚留下些許對樂譜的記憶。然後去找出曲中的重點，例如強弱符號，再回頭仔細看合唱譜，原來改編後全曲是由合唱團的「啊啊」聲開始的，隨後大鼓轟然一聲，接着鑼鼓齊鳴，這開始了第一句唱詞。有了唱詞就好辦了。後來又拍子又怎麼打？四分之四本來很容易，但指揮的問題是：如何先預示（cueing）不同樂器聲部的進入？上一次和台大管弦樂團演出時，我的預示就出了問題。怎麼辦？

在正式排練時，我只好坦白，對鼓手說：「請你千萬記住數拍子，不要管我，到時候把聲音打出來就是。」（否則就要看我出醜了！）其實，崇基管弦樂團和新亞樂團在兩位主任指揮——官美和郭健明——調教之下，早已訓練有素，奏起來駕輕就熟，看來我實在「英雄無用武之地」，一時不禁沮喪起來，突然想起我的父親。「爸爸，你的兒子又在玩琴了，當年你為甚麼不教我兩手指揮法和和聲學？為甚麼不准我學音樂？」不覺悲從中來，為自己的音樂訓練不足而自慚。然而在一百多個年輕學子面前，

讀」，才發現是經過作曲家黃學楊改編的，原曲的旋律未動，但合唱和管弦樂部份似乎加了不少料。我急壞了，趕快請內兒到坊間各唱片行去找此曲的 CD 或 DVD，他走遍九龍鬧區，最後終於找到一套藍光碟的卡拉 OK（輝煌寶麗金出品），內中果然有羅文和一個外國樂隊合演的《獅子山下》，螢幕上有歌詞，而且開始時還有指揮的一兩個鏡頭，足夠了。先領悟羅文的韻味，其他從樂譜上找靈感。

讀」，才發現是經過作曲家黃學楊改編的，原曲的旋律未動，但合唱和管弦樂部份似乎加了不少料。我急壞了，趕快請內兒到坊間各唱片行去找此曲的 CD 或 DVD，他走遍九龍鬧區，最後終於找到一套藍光碟的卡拉 OK（輝煌寶麗金出品），內中果然有羅文和一個外國樂隊合演的《獅子山下》，螢幕上有歌詞，而且開始時還有指揮的一兩個鏡頭，足夠了。先領悟羅文的韻味，其他從樂譜上找靈感。

人到老年，我的音樂嗜好有增無減。我任教的中文大學，為了慶祝建校五十周年紀念，籌備了一場名曰「承襲、傳音」的音樂會，竟然請我指揮一場最後一個大匯演節目：《獅子山下》，我當然答應，但言明在先，我這是來客串做「秀」的，就像我在幾部影片中跑龍套一樣。

我的業餘指揮生涯也實在貧乏，中學時代指揮班上合唱團的經驗不算，至今只指揮過一場大型的管弦樂曲——與我的母校台灣大學交響樂團演奏維爾第的《命運之力》序曲，整整七分半鐘，那還是數年前的事。曾特別為紀念，在台灣的報紙發表。我之所以能登台，假戲真做，當然是校友關係。此次又近水樓台先得月，中大校慶的籌委會不找資深校友指揮，而早在半年前就邀我參加，令我倍受禮遇，也頗汗顏。我毫無音樂訓練，指揮技術是從觀看無數的音樂錄影帶領悟自學的。記得上一次台大請我登台前一週才正式通知，我臨陣抱佛腳，拉我的年輕朋友——也是香港管弦樂團的前任助理指揮蘇柏軒——到我家「惡補」，面授指揮秘訣，例如如何與音樂的樂句同呼吸，如何處理節奏的變換等等。不料登台時依然忘得一乾二淨，只好靠樂隊首席的暗示才拍了。後來看到那場音樂會的錄影帶，實在慘不忍睹，只好當做家裏舉行派對時的笑料。老婆每次看，都笑彎了腰。

此次我有經驗了。曲子才三分多鐘長，而且籌委會的同事早在一個月前就把這首膾炙人口的名曲樂譜——包括獨唱、合唱、和管弦樂譜——一併傳給了。我忙於教學和其他事務，置於案頭不顧，知道排練前一個禮拜，才緊張起來。上次指揮維爾第的序曲，只好參考的錄音和錄影版本很多，我聽了各指揮大師的 CD 後，選定最直截了當的 Muti 版，作為我的典範。這次我只有籌委會寄來的 MP3 錄音版，放入電腦聽錄，才發現是電子音樂，既無人聲也缺樂隊伴奏，才聽到全曲開始不久轟然一聲巨響，差一點把我的電腦播音器轟壞了。這一驚非同小可，驚醒了我這個有恃無恐的夢中人，趕緊把樂譜拿出來「細

人到老年，我的音樂嗜好有增無減。我任教的中文大學，為了慶祝建校五十周年紀念，籌備了一場名曰「承襲、傳音」的音樂會，竟然請我指揮一場最後一個大匯演節目：《獅子山下》，我當然答應，但言明在先，我這是來客串做「秀」的，就像我在幾部影片中跑龍套一樣。

人到老年，我的音樂嗜好有增無減。我任教的中文大學，為了慶祝建校五十周年紀念，籌備了一場名曰「承襲、傳音」的音樂會，竟然請我指揮一場最後一個大匯演節目：《獅子山下》，我當然答應，但言明在先，我這是來客串做「秀」的，就像我在幾部影片中跑龍套一樣。